

## 当您吃年夜饭的时候

又将过六年了。在国人心目中,过大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吃年夜饭——大年三十,阖家团圆,推杯换盏,如沸如羹,边吃边守岁。一顿年夜饭,往往会吃上几个小时,直到除旧迎新的午夜钟声响起,仍有再干上几杯的雅兴。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在老朽这迢迢人生的旅途中,就曾有过一次,年夜饭是独自一人在火车上啃干粮的。

说起来,此事已经迈过38个年头了。1986年,我负责的《常州日报·周末版》创刊,出了四期报纸后,第五期恰逢除夕。这一特殊日子周末版该怎么出?怎样才能把“周末味”和“年味”有机地揉合成一体,为广大读者奉献上一份可口的精神年夜饭呢?

我和当时的周末同仁动了脑筋,柳足了劲。除去约请常州籍大作家袁静撰稿,约到当时老山前线的解放军战士集体创作的珍贵春联“迎新春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吃苦万人甜;度佳节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等夺人眼球的佳作外,我还琢磨出这么一个金点子:当广大读者阖家团聚在一起,兴高采烈热热闹闹地把酒言欢的时候,如果能把众多正在发生的即时新闻送到大家的餐桌上,岂不更为大家的年夜饭增加了年味?我把这一动议一说,竟得到全体同仁的一致赞同。于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小年夜和小年夜的两天奔波,我们共采集到15条线索,把它们分别编辑成精短的一句话,集纳在一起,起了一个总题目,就叫《当您吃年夜饭的时候》,并加上开头语:“你可曾想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人、战士、文化艺术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为了使您的除夕过得更欢乐,此刻正辛勤劳动在自己的岗位上……”这儿,不妨展示几条人们吃年夜饭时的即时新闻:

△常州籍的国家男篮主教练邹志华正高举酒杯在福建漳州与队员们一起欢度除夕。

△刚被评为上海青年艺术“十佳”之一的陈燕燕正抱病在上海电视台演播室主持节目。

△市变电所工人陈和竟,正全神贯注地巡视设备运行情况,保证吃年夜饭的人们有充足的照明电。

△常州籍的上海歌剧院民歌新秀姚沁,晚上七点半,正在北国松花江畔的哈尔滨体育馆参加除夕演出。

△市电视台工程师彭华方正在机房监测着六、九、二十三频道及微波的视听信号,保证春晚转播的图像清、音质佳。

△114号台老职工陆凤英戴着耳机,或翻阅查阅,或根据记忆,迅速回答着来自四方的询问。

△市炼焦厂副厂长孙嘉平和朱严,正指挥着炼焦、制气等五个车间的工人在加班,保证全市二万五千多煤气用户的正常供气,欢度除夕。

△市儿童福利院七八岁以上的十多名孤儿正围坐在一起,享用阿姨们为他们准备的年夜饭,桌上有十菜一汤。

△由年仅20的山东泗水籍战士王文革率领的一队全副武装的武警小队正警惕地行进在街头,捍卫着常州除夕夜的平安与欢乐。

……  
当千家万户的《周末版》读者,一

边吃年夜饭,一边看到当时正在发生的这些与自己多少都有些关系的新闻时,会有何感想?是不是也为大家的年夜饭又增添了些许欢乐和话题?

同时,我们还别出新裁,把一四版合起来做成通版并套红,由美编在报头画上六个大红灯笼,上书“祝君新春快乐”,周边再配上欢乐祥和的各种图案。如此,整整两大版可看性很强的稿件,照片和插图,大小搭配,有机穿插,这么美不胜收的套红通版,自己看着都视若珍宝,喜从心来。

那天,我特意等到轮转机开印,拿到第一份报纸后,才捧着报纸离开印刷厂,没有回家,直接就走进办公室上班去了。由于是除夕,我与全体周末同仁上午先开了个站队会,然后大扫除,下午大家就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了。而我呢,在大庙弄的一家小饭店吃了午饭后,就乘车离开了常州。

怎么大年夜还出差呢?事情是这样的:南京电视台有位作者叫吴文元,是我发展的外地重要特约记者之一。与他交往一年多来,他为我们影视剧版撰稿无数。特别是周末版创刊后的五期《影视天地》版,期期都有他提供的影视花絮类佳作,为该版争取到不少读者。为了感谢他的盛情厚意,也为加深我们之间的情感,我决定在除夕那天把我们给他的奖励,亲自送到南京去面谢,以表忱。

由于是大年夜,车厢里空荡荡的,但我倒并无寂寞之感。因为有个好心情。而在我乘当天的末班车返常时,就颇为焦躁不安了。

其实,焦躁不安之心,早在南京城里寻觅吴家而不得之际,就已急得血脉贲张了。说起来,还只能怪我自己太主观。我去南京之前,为了想给吴一个惊喜,就没有告诉他除夕夜我还会去找他,因为我想大年夜他总不会不在家吧。他家的地址我已记得滚瓜烂熟了,从南京站下车后,乘13路公交车在新街口站下车,沿着中山东路很快就找到大行宫旁的吴宅。没想到,敲了好几分钟的门,竟无人应答。问了他家周围几个邻居方才获知,他是要到山西路旁边的父母家去吃年夜饭的。好在邻居帮忙,帮我找到他父母家的电话号码,我跑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他,然后再按他指示的路线去找他。而山西路旁的那条小马路(路名我已记不清了)太难找了。有好几条小马路纵横交错,我像走进了迷宫走走停停,绕来绕去,绕了近两个小时,才与早就恭候在门口的吴文元晤面。等我办完事,心急慌忙地赶到南京站时,就只能乘开往上海的末班车了。我上得车来,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末节,整趟列车里,除我以外,就都是列车工作人员。那位美女列车长心很细,特意走进我所在的车厢,一边开玩笑地说“今天是我的专车”,一边让列车员给我送来一果盘蛋糕,嘴里还乐不自胜地告诉我“感谢你没有让我们列车跑空趟”。

乘务人员的热情款待,调节了我的心情,跟她们攀谈几句后,忽然感到肚子在唱空城计了。我就着白开水,把她们送我的几个蛋糕(平时我是不爱吃蛋糕的)秋风扫落叶般一口气全消灭光了。

当千家万户团团圆圆吃年夜饭时,我独自一人,面对12节车厢,就着白开水啃蛋糕,就是我那一年的年夜饭。

## 当兵时过的第一个除夕夜

爆竹声中迎新年,年年都有除夕夜,今年除夕又来到。回想起五十多年前,当兵时在连队过的第一个除夕夜。

我是1969年过了春节穿上军装入伍的。那天和1200多个常州应征青年,一起登上一列闷罐车,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来到了冰天雪地的辽东半岛,进入旅大警备区守备二师炮团。到了部队先是新兵连训练,然后下到连队。那一年,经历过军事训练、国防施工、部队调防。秋天又接到支农命令,我们连队去到新金县兴隆公社支农。

1970年除夕夜,我们全连干部战士就是在公社所在地过的。记得年三十那天,驻地北风呼啸,漫天风雪。分散在各个大队的战士冒着风雪到公社

连部集中。战友见面握着冰冷的手,互相看着对方哈着热气红彤彤的脸。相互问候,其乐融融。连队文书还请了镇照相馆的摄影师来为战士们拍照,我在那天和班里的战友合照了一张。

除夕前一天,留守在营房的战士,杀了一头连队养的大肥猪,送到了我们执行任务的公社驻地。炊事班的战士,把猪进行分割。准备了饺子馅、糖醋排骨、红煨肉、猪肉炖粉条、白菜烩肉片等丰盛的年夜饭。那次年夜饭是猪肉和白菜为主。

年三十下午,根据连队安排,先各班自由活动,战友之间有的说说家里的事,有的讲讲支农的事。三点钟各班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军歌走进公社食堂。各班派两个战士到炊事班领取面粉和饺子馅。然后,各班战士围在桌子

边,大家喜气洋洋,个个脸上洋溢着过年的喜悦。战士们都换上袖子,有的发面,有的拌馅,有的擀饺子皮,有的包饺子。在愉快欢乐的气氛中,饺子都包好了,一圈圈排放整齐。在太阳落山时,各班依次到厨房下饺子。战士们端着热腾腾的饺子,在欢声笑语中高举平时刷牙和喝水的杯子,喝着东北特有的果酒,吃着大盆菜和饺子。

年夜饭后,就在食堂里,全连干部战士开始了说不上联欢的联欢。战士们随手拿起盆、筷、勺,大家唱军歌、班与班拉歌,你唱完了他登场;有艺术特长的战士,你拉二胡他吹口琴,你来舞蹈他变魔术,表演一个接一个,掌声和欢呼声不断,有节奏地敲打着杯、盆、盘子叮当响。那时虽然没有音响设备,但自娱自乐气氛热烈。

我们二排四班,那时是和连部在公社驻防,没有到下面的大队去。因整个连队离开营房去农村支农,全连四门火炮也随连队到了公社所在地。火炮被隐藏在公社边不远的小山坡下树林里,我们班负责站岗护炮。

除夕夜晚上12点到凌晨2点,是我另一个战士的岗。那里的老百姓有风俗,他们除了守岁,还要在新一年到来前,到先人坟前点上灯。我在岗位上,在寒风中,除了耳朵里不时传来村民们迎新年的鞭炮声,还有眼前隐隐约约看到忽闪忽闪的小亮点,真的有点毛骨悚然。尽管手里握着枪,毕竟没见过,还是有点怕。终于熬过了两个小时,回到宿舍,睡上暖烘烘的炕,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当兵第一个除夕夜,就在这简单而特有的气氛中度过了。



除夕和战友的合影(中间是本人)

### 生活琐记 / 秦永培

说到杀年猪,现在只能在手机视频里看到了。在那年那月,每到腊月半之后的半个月里,总会在村里或邻村传来歇斯底里的猪叫声,又是哪家在杀年猪了。

那时大家都很累,尤其是在农村。平时大家都过着缺食少衣的日子,那时候都说小孩盼过年,其实大人也一样。有句俗话说:“养媳妇把年到,牵汤萝卜吃一饱。”所以说在那个年代,盼年到的心情都是迫切的,一年忙到头,就是盼着过年能吃好一点,弄顿肉吃吃。条件稍好一点人家杀了年猪是会留下自己吃的,而条件不太好的人家年猪一大半是要卖掉的。

记得那时候,我们大队有三个杀猪佬,最忙的算我隔壁村上的顾锡全。他人高马大,杀猪利索,总是一刀致命。并且他理的猪内脏也干净,猪肉更是白亮不带血斑。杀年猪一般都要讲究一个吉利,因此,杀年猪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大家愿意约等他来杀年猪。

在那个年代,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杀得起年猪的。我小时候,我们村子不大,大概有十五六户人家,能杀年猪的也就六七户。我家一年一般养两只猪。春天时,父亲就会去街上买一只小猪回来养,到

## 又到一年杀年猪时

七八月份猪长到一百多斤就出圈,大概好卖三十来块钱。然后待冷圈,一个月后再去捉一只小猪回家来养,养到年就是打牙祭的年猪了。这一只猪买回来后,我们兄妹就不能偷懒了,父母总会说,要想过年多吃肉,养这只年猪就靠你们几个了。我们个个唯命是从,一有空包括一放夜学就赶快去割草撩猪草,并帮着母亲铡猪草烧猪食以及喂猪食,样样抢着做,总想着把猪喂大一点,过年好多杀点肉。

杀年猪,我家一般都择日在农历十二月廿五左右。年猪杀好后,隔日母亲就会张罗做团子蒸年糕了,用杀年猪取下来的板油包括猪肠上和其它内脏上剥下来的网油,一起熬油后取油渣斩碎拌在萝卜丝和青菜里做馅心。

年猪杀好后,赶早的人家就开始祭祀过年了。每天的下午总能听到零零散散噼里啪啦的炮仗声,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

### 年节趣话 / 周二中

有这个、这个。父亲微笑着拿笔勾上,满足他的要求。

如此过了若干年。后来我对楹联发生兴趣,就是源于父亲。父亲的小本子我看过,上面有很多名联我现在还能背下来。我觉得对联真是中国语言艺术中的瑰宝,世界上也许只有汉字才能组合成一副副精美的对联,既形式工整,又内涵深刻。

对联看得多了,我就想自己试着创作。那时在农村,买不到有关对联创作方面的书,我认真研究父亲本子上的对联,也研究报纸上刊登的春联,然后照猫画虎地创作春联。

我读高一的那一年正月十四,我哥哥结婚,我就琢磨出这样一副婚联:新燕迟归汝已归,明月未圆我先圆。婚联是我哥哥的口气来写的,因为是正月,燕子还没有回来,归,古代指女子出嫁。正月十四,月亮还没有完全圆,但我却已经团圆了(指结婚)。父亲一看,大喜,提笔就将这副对联写出来,贴在显眼的门上,来来往往的亲戚都可以看到。因为

## 对联往事

父亲当时的朋友大多是教育界的,有不少还是小学校长。有一位小学校长姓金,他看到了这副婚联,就问我父亲这副子是谁作的,我父亲很自豪地说:“是我小儿子(我的名)。”金校长当时就啧啧称赞。七八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农村中学任教,一次遇到金校长,他还提到这副婚联,并且当场说了出来,这又让我惊喜莫名。现在回头看看,其实这副婚联是有瑕疵的,平仄都没对上。

再说说我给胡善主家写春联的事吧。也是我在读高中时,有一年过年,胡善主又到我来了,他翻遍我父亲的小本子,感觉找不到合适的春联。于是,他将目光投向我,我感觉可能他是要给我下任务了。果不其然,胡善主笑着说:你给你哥哥作的婚联很好,你也给我作一副春联吧。我回到房里,憋了半天,拟了这样一副对子:门临万亩方潭,作鉴可照清心;舍依无数幽竹,为友更长精神。这也是根据胡善主家的情况写的。他是独门独户,门口有一个圆形池塘,长年塘水清一色;他家的屋后是一大片竹林,北

风一吹,哗哗作响,蔚为壮观。那天中午胡善主是在我家吃饭的,我将对联做好了,他与我父亲正在喝酒,我惶恐不安地将对联递给他看,他放下酒杯,反复看了几遍,然后一拍大腿,说好,就用这个了。下午我父亲写好,胡善主高高兴兴地带回去了,此对联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年。

当然,这副对联与上面那副婚联一样,也是有很多不足的。这且不说,说句题外话,那些年高考升学率极低,我念的又是一所普通高中,有好几年学校高考都剃了光头。胡善主有两个女儿,他曾对我父亲吐露过一个信息,如果我考不上大学,他愿意与我父亲结为亲家。我兄弟三个,在农村,男孩子大了找对象是件难事,胡善主说那样的话,我是一直心存感激的。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父亲、胡善主,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位金校长,他们都一一作古了。我很怀念他们,那些赏识我,或者尽他们所能想帮助我的人,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回家 梁菊芬摄